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十六回 破臨淄樂毅洗宮 就杏林鄒妃碎副

炎精四百欲凋殘，痛恨當年卻帝垣。
禍執倚仗蒼冥酷，持事艱危野老看。
為笑滿輪初下日，分明草澤正惟肝。

禁宮經營請婦寺，團扇忙扇半衣冠。

卻說齊東到燕營求和，樂毅大笑道：「自古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今閔王酒色昏迷，民心離異，人事如此，尚有何詞。」齊東就地一恭道：「承元帥抬愛，雖然如此，下官還有一計。」樂毅道：「太傅有何計議？」齊東道：「下官奉旨出城，原為與元帥講和而來。求元帥暫撤人馬，到數里之外安營，待下官進城復旨，只說元帥允和，下官誑些金銀財寶出來，三更天之時，只看西門火起為號，元帥領兵進城，將財寶獻與元帥，表下官一點孝敬之心，未知台意如何？」樂毅道：「如此足見太傅的真心，就此退兵十里。」兩家商議已畢，齊東告辭出營。樂毅即時傳下號令，退兵十里安營。此言不表。

且說閔王，散朝回營，鄒妃接駕閔王昭陽坐下。閔王長歎道：「當日樂毅投齊，孤因聽信你的言詞，將他凌辱，逐出境外。孰知樂毅今日提兵前來報仇，目下社稷不保，孤有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。」鄒妃連忙跪下奏道：「兵臨城下，寇至濠邊，抱怨小妃也是無益。想當初雖然是小妃挑唆，也是吾主的主意，如今事已不保，或者招兵，或者遣將，商議國事要緊。」

閔王搖手道：「不中用了，孤家將十萬金銀上城招兵，每個垛口放個元寶，並無一個上前。無奈才遣齊東出城，與樂毅講和去。」正然議論，有官來報：「齊東太傅在宮門候旨。」閔王連聲「快宣進來」。齊東跟旨至寢宮，龍鳳簾外跪下：「吾主在上，臣齊東復旨。」閔王道：「先生請起，講和之事何如？」

齊東叩頭道：「托吾主的洪福，臣出去與他講和，起初他不允，被臣甜言蜜語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得他回心轉意，現今退兵十里安營，聽候我主定奪。」閔王大喜：「難得太傅盡心報國，事平之後，即當官上加官，以旌有功。」吩咐宮官開庫，打點黃金五萬，白銀十萬，彩緞二千，錦緞五千匹，與太傅送至燕營。閔王見齊東領了財寶去，龍心欣悅。鄒妃叩頭賀喜，吩咐擺宴：「在玩花台與吾主吃個長夜之歡，以消從前之悶。」不言君妃樂飲。

且說齊東，將金銀抬到府中，暗傳號令，點起家將二百名，各備火繩硫磺發硝，三更時分，西門放火，準備接應燕兵入城。時當日落西山，金烏西墜，樂毅到了三更時候，暗傳號令，人盡合枚，馬皆勒口。掩旗息鼓，東奔臨淄城下，專等西門火起，裡應外合，準備攻城。齊東此時，早已來到敵樓，看見樂毅的兵馬到了，就時放起火來。大開西門，樂毅領著軍將一擁而入。那閔王同鄒妃尚在玩花台開懷暢飲，正然歡笑之時，忽聽得大炮連天，驚得面如土色。忙問左右，「那裡放炮？」鄒妃道：「想必燕營撤兵，吾主不必驚慌。」連忙取酒，雙手高擎，尊一聲「吾主，小妃敬酒。」閔王道：「孤這會心神不安，懶得飲酒。夜已三更，梓童陪孤安寢，明日盡歡罷。」鄒妃滿面陪笑道：「吾主既不耐煩多飲，看小妃薄面，只用此杯。」閔王強不過，接酒在手，正當杯到唇邊，咕咚一聲，大炮驚天，把個昏君嚇得渾身打戰，手一撒，金杯落地。

閔王道：「這時候那裡來的炮響？好不利害，莫非其中有變？」鄒妃未及回言，宮人慌慌張張跑來奏道：「了不得了，正西上火起。」閔王同鄒妃連忙離坐，官人推開隔扇，君妃二人憑著欄杆觀望。只見騰騰烈燄，隱隱聞有喊殺之聲。閔王著驚道：「這火來得蹊蹺，不像民間失火，好似攻城放火的光景。」言未了，聽得宮人亂喊：「不好了，燕兵攻進城來，殺到朝門，我們快逃命罷。」閔王聞言大驚，嚇得週身是汗。

只見鄒文東飛奔前來，跑得氣喘喘，闖至玩花台連呼主公。閔王一見，忙問：「老皇親為何這等慌張，為甚麼西邊失火了？」文東道：「王爺還不知道麼，燕兵已經入城，殺到午朝門來了。」閔王道：「齊東拿著金銀財寶，已經講和，怎麼又有燕兵進城？孤家就不明白了。」文東道：「吾主還不知，齊東是個奸佞之徒，假以講和為名，實為賣主求榮，私開西門，招引燕兵。如今大勢已去，快快定奪主意要緊。」君妃二人著忙說道：「這事怎了，國丈有何妙計退得燕兵，孤不敢忘恩。」文東道：「兵到午門，還有何計可施，依臣愚見，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。」閔王道：「往那走？」文東道：「燕兵初到臨淄，不過在民間劫掠，吾主急速出了後宰門，混亂出城，逃至他邦外國，借兵報仇，再圖恢復。只有此計為便。」閔王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孤家也出於無奈，只是這些三宮六院三千粉黛八百嬌娥能帶著走才好。」文東道：「主上說的是什麼，逃難的勾當，只好一君一後，老臣保駕，改換衣裝，悄悄出城還怕有人識破，若帶了這些宮娥采女，拉拉扯扯，莫說要走天涯，就是都門也出不去。」閔王道：「把這些宮女安頓在那裡？」文東道：「由他各自逃生，那裡還顧得許多。」

閔王聞言，心中慘切。忙下了玩花台，回轉寢宮。只聽得金鼓喧天，喊聲不止。看看逼近內廷，大小宮娥妃嬪，個個驚慌，都到閔王的駕前，失聲痛哭，跪倒塵埃，尊一聲：「王爺，賊兵進內廷來了，求吾主早定大計，救奴婢等性命。」閔王含淚道：「孤一時不明，誤用了奸黨，賣主求榮，如今兵到宮廷，孤亦自顧不暇，你等各尋生路走罷。」言罷，淚流滿面，傷感多時。文東催促道：「吾主快換行裝，作速逃難要緊。」閔王道：「換甚麼行裝？」文東道：「吾主把冲天冠袞袍脫下，換上雁翎大帽，紫衣號衫，充做軍人模樣，混出東門就無事了。」閔王道：「王妃甚麼打扮？」文東道：「說不得也是如此。」閔王無奈奈何，只得把衣冠換了，君妃裝扮一樣，宮人備快馬三匹，君臣上馬，暗暗偷出後宰門，悄悄出城，要到衛國河南去。

不言君臣偷走出城，且說樂毅破了臨淄，率領大隊人馬，如山擁，似潮奔，進了都城。常道「兵如烈火」，這一破城，俱各動手，不分貴賤，也就玉石俱焚。可憐黎庶遭殃，生民塗炭。這樂毅領一枝人馬，殺至五鳳樓前，點起火炮，連聲響亮，地動天搖，嚇得這些宮女彩娥，東藏西躲。樂毅領兵殺至寢宮，把太監內侍槍挑刀劈，殺得可憐。抄洗了宮院，出榜安民，救滅了餘火，就把三傳大殿改做帥府，將內庫錢糧，犒賞三軍，宮娥采女也有殺的，也有自盡的，只不見閔王與鄒妃二人。到了天明早旦，樂毅發放軍情，旗牌來報：「有臨淄舊臣太傅齊東，在轅門候見。」樂毅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「呼喚進來。」旗牌領令，轉回轅門，高叫「齊東，元帥喚你。」奸黨聞言大怒：「我是有功之人，你家元帥難道請字也不說一個。」

旗牌道：「你這官兒好不達事物，你是個亡國之臣，我家元帥動不動就是繩捆索綁，如今喚字還是抬舉你三分呢。」奸黨暗暗點頭：「且見了再做定奪。」那齊東忍氣吞聲，只得往裡便走。看見三傳殿上鬧龍交椅撤了，珠簾捲了，正中一張虎皮交椅上坐著樂毅，兩旁分班站立大小將官，整整齊齊，雁翅排開。奸黨無奈，跪行半步，尊一聲：「元帥在上，卑職齊東叩見。」樂毅冷笑道：「易州燕山並無姓齊的官兒，你敢是奸細麼？」齊東大吃一大驚，又跪爬半步，尊一聲：「帥爺，怎麼忘了，卑職是東齊齊下的大臣，官居太傅之職，昨晚三更放火獻城，接元帥進關，就是卑職。」樂毅聞言，劍眉倒豎，虎目圓睜，一聲大喝，叫道：「賣國的奸黨，你還敢來見我麼。刀斧手，拿下綁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將齊東綁下，奸黨高聲大叫冤枉。樂毅道：「你這奸黨，罪不容誅，有甚麼冤枉之處。」

齊東望上叩頭道：「卑職並無罪過。」樂毅大怒道：「你還說無罪過麼，你這奸黨專權秉政，屈害忠良，裡勾外連，迷惑昏君貪戀酒色，你的罪怨滔天，死有餘辜。速速推出，斬首示眾。」刀斧手將齊東推出朝門，一聲炮響，即時施刑，把奸黨一刀斬了，獻上首級。樂毅吩咐懸掛在西門示眾。樂毅就在宮中歇息一宿，晚景無詞。

到了次日，樂毅差人搜查閔王下落，挨門逐戶，並無蹤影，心中疑惑。命排香案，請出神書，虔占一課，已知其情。對石秉道：「你說昏君那裡去了？」石秉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樂毅笑道：「原來昏王同著鄒妃，並奸臣文東，偷出東門，往衛國河南逃命。此去不遠，你可帶領三千人馬，跟隨本帥出城追趕。」石秉領命，點齊三千人馬，展旗放炮。樂毅一馬當先，竟出了東門。人馬滔滔，急奔東南大路，尤如星飛電閃，晝夜兼程，追趕閔王，今且不講。

且說閔王、鄒妃、文東君臣三人，改裝逃出臨淄，恐有追兵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忙忙似喪家之犬，不顧高低，勒馬奔馳。一路上鞍馬勞頓，披星戴月。君妃思前想後，十分傷感。文東寬慰道：「吾主同貴人不須煩惱，龍到處有水，雖然目下失了臨淄，且喜逃出都門，前去各國借兵，那時報仇泄恨，再整山河，還有個中興之望。」閔王聞言，滿眼垂淚道：「孤料來不中用了。」文東道：「何以見得不中用呢？」閔王歎氣道：「孤自恨當日糊塗，火燒南郡王府，日貶三賢，把安邦定國之臣盡皆散去。如今週遊列國，孤今年老，諒來難望興復之日了。」君妃路上閒談，金烏西墜，天色將晚。文東勸道：「吾主悲傷無益，事已至此，日色已沉，快些趕往前途，尋個安歇之處，暫過一宵。」閔王道：「孤今出來幾日了？」文東道：「已經三日。」閔王道：「三日走過多少路？」文東說：「不滿百里，還在臨淄界內。」閔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些趕路要緊。」言罷，君臣催馬，急奔前途。

行未數里，星光之下，忽聞金鼓喧天，喊聲不絕，趕將上來。閔王道：「不好了，追兵已到。」文東道：「快走。」把個鄒妃嚇得叫苦連聲。文東在前開路，閔王居中，鄒妃在後，偏遇黑雲滿天，看不出路徑，追兵又緊，只顧催馬加鞭逃命。

不提防路側有個水坑，倒運的鄒妃只顧催馬，撲通一聲，連人帶馬，跌落水裡去了。閔王說聲：「不好，太傅快來救你令媛。」文東圈馬回來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閔王頓足道：「跌在水裡，快快去救。」文東道：「黑洞洞的看不見，打那裡去救。」說聲未完，只見那匹馬跳上岸來。閔王道：「好了，馬上來了。」文東道：「是一匹空馬。」閔王道：「罷了，想必御妻淹死了。」言罷，悲傷不止，雙淚交流。忽聞人嚷馬嘶，火把通紅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文東道：「不好了，追兵到了，顧不得娘娘，快些逃命要緊。」閔王大驚，只得割愛，君臣加鞭催騎，朝前飛跑，暫且按下。

且表鄒妃，在黑暗之中，連人帶馬栽在水中，且喜他的腳小，掛不住蹬，咕咚一聲跌在水裡。那馬就跳起上岸。還虧得水淺，止有四五尺深淺，那鄒妃倒栽下去，喝了幾口濁水，一翻身站將起來，露出頭面，吐了兩口濁水，心裡明白，回過氣來，舉目四顧，不見君臣二人聲息，心中好惱：「既然昏王心狠，不肯救我，難道我父親也捨得我去了。」急得鄒妃在水裡嗟歎，往前掙扎，到水邊他就往上爬起來，渾身是水，腳又很小，怎麼爬得上去。才舉步往上，咕咚一聲又掉下水裡去了。

一連幾次，不能上岸。正在水裡著急，忽聽見金鼓發喊之聲，油鬆亮子，燈球火把，看看來至水邊。鄒妃著了忙，說聲：「不好，這實是追兵了。」把身子一低，伸手拔些浮萍亂草，將面遮蓋，露出秋波往上觀看。只見盔明甲亮，刀槍似雪，劍戟如霜，有數千人馬滔滔而來，嚇得魂驚千里。見人馬去了，才探出頭來，心中暗想：「雖然追兵未曾看見，只是身上凍得慌，被水泡得難當。」正想爬到水邊，不想又有軍士到了水坑邊，說道：「大伙歇歇再趕罷，不知那昏君躲在那裡去，累我們瞎費力。」有一個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，恐防將官到來，看見不便。」眾人站將起來，才待要走，忽聽嘶鳴之聲。有一個用隻手指道：「這不是有一匹馬，是那裡的？」又一個說：「待我拿火把去照照。」那馬在黑影裡吃草，見了燈火，連叫三聲。軍士上前帶住了嚼環，見是一匹好馬，潔白似霜，不像營裡頭的。又有一個道：「你看這副鞍轡，分外不同，這不是玉響金鞍麼。為什麼此馬渾身是水，想必是這匹馬是閔王騎的，見我們追趕得緊，黑暗之中掉在水裡頭了，我們打影去看看，拿住齊王，也算有功。」眾人拉住馬，打著火把，順著馬蹄印，找到溪邊。著忙的鄒妃，往水裡一蹲，動了水聲。渾身抖動，那些浮萍在水面上亂動。有個軍士看見，說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一撓鉤搭住了鄒妃的袍服，盡力拖上來，遍身淋漓。

嚇得鄒妃魂飛魄散，戰戰兢兢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那軍士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把雁翎帽揭去，忽聞一陣脂粉油膩之氣撲來，眾軍道：「有趣，想必是個女人。」忙把火球剔亮仔細看，只見杏臉桃腮，花容月貌。眾軍個個顛狂起來，近身囉嗦。鄒妃驚得不堪，高聲喝道：「你等軍士不得無禮，吾非別人，乃閔王之後，鄒娘娘是也。」眾軍聞言，大喜道：「弟兄們，不許囉嗦，也是我們的造化，拿著正宮娘娘，我們送去營中請功受賞。」言罷，把鄒妃挾上馬，簇擁至石乘的行營，先著一名軍校進帳通報。石乘大喜，吩咐帶進來。軍兵領命，將鄒妃推推擁擁，帶至營中。石乘舉目觀看，只見芙蓉臉帶愁容，秋波滿含痛淚。石乘高聲道：「你這女子，果是何人，從直說來。」娘娘低頭，戰戰兢兢，尊一聲：「將軍在上，我乃鄒太師之女，齊閔王昭陽正宮。只因齊東賣國求榮，連夜奔出東門，昏黑之間，馬跌水中，今被將軍拿來，望饒性命。」言罷，連忙跪下，痛哭叩頭。石乘道：「既是昭陽國母，請起，待末將進營稟知了元帥，看個方便，搭救於你。」說著，東方發曉，天色已明，吩咐家將：「好生看守鄒妃，等我進營回話。」說罷，扳鞍上馬，來至元帥大營，稟知拿獲鄒妃之事。

樂毅聞聽，怒氣沖沖，鬚眉山半壁通紅，吩咐：「把狗賤綁進來。」捆綁手遵令，奔至先鋒行營。鄒妃正在那裡盼望石乘救他，不想捆綁手一擁前來，把鄒妃掩翻在地，繩纏索綁，綁個結實。鄒妃那裡還有魂魄在身，一向話也說不出來，倒在地上。捆綁手把他抬將起來，抬進大營，至大帳前，撩在地下。鄒妃雙膝跪倒，只是叩頭討饒。樂毅大喝道：「你這狗賤一般也有今日，落在我手裡。你可抬頭認認本帥麼。」娘娘叩頭道：「小妃不認得。」樂毅道：「我就是前者投齊的樂毅，你這狗賤，當日迷惑昏君，威權在手，任意唆縱昏王，將我痛打四十棍。今日仇人相見，豈肯輕饒。」鄒妃跪下叩頭如搗蒜，哀求道：「元帥，大人不記小之過，當時小妃得罪了元帥，還請元帥寬赦小妃之罪。」樂毅聞言，一聲大喝：「好狗賤人，豈不知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你這狗賤，害我打了四十棍，我焉能饒你。刀斧手，把這狗賤衣服剝了。」刀斧手上前，按住了鄒妃，把衣服扯碎，露出一身白玉。樂毅狠毒不過，一聲傳令：「把小衣扯了。」鄒妃羞愧難當，只是等死。

樂毅傳令：「把狗婦推至杏葉林，綁在杏樹上，大小三軍每人在前走過，剮他一刀，不許空過。」說罷，刀斧手把鄒妃推至杏林，綁在樹上。忽聽一聲炮響，眾軍各持利刃。頭一個當先跑到鄒妃跟前，笑道：「待我取寶貝。」說罷，一刀刺過來，鄒妃呵唷一聲。接著第二個，又是一刀。這三千軍士，每人一刀，有深剮，有淺剮，赤條條鮮血淋淋，止剩骨頭。三千剮過，就剩樂毅未剮，就問石乘道：「可曾剮完否？」石乘道：「剮過了。」元帥道：「如此帶馬過來，待本帥去看驗。」言罷，提刀上馬，率領八員偏將，到了杏葉林。只見一身無肉，只剩骨頭。怒尚未息，吩咐：「與我碎剮其屍。」八員偏將一齊舉刀亂砍，只見骸骨尤如紅葉落水一般。

樂毅在杏林剮了鄒妃，對眾將道：「剮了鄒妃，述有閔王未擒。」傳令分兵五路追趕，按下不提。